

西垂有聲

《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

梁云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成县

西垂有聲

《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

梁云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 / 梁云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6

ISBN 978-7-108-06661-9

I. ①西… II. ①梁…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67934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张睿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图 268 幅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言

上世纪末，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中国”的概念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过程：尧舜时代万邦林立，有一个不确定的中心，可说是“共识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联邦式的王国，是为“理想的中国”；而到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才是“现实的中国”。^{〔1〕}由此可见，秦的统一使“中国”从理想变为现实。因此，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离不开秦。

夏、商、周、秦是早期中国的主线，开端在夏，终结在秦，前后约 1800 年。它们不仅仅是四个前后更迭的朝代，还是四个长期交错、并行发展的族群。据《史记·秦本纪》，秦的祖先可追溯至颛顼，他们曾辅佐大禹治水，又为商汤驾车，还是纣王心腹。西周时西迁陇右，凭自身才艺而通显。非子牧马有成，被周孝王封在秦邑，为周之附庸。秦仲被周宣王命为大夫，跻身贵族行列。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得以立国。秦文公翻越陇坂，开始入主广阔的渭河平原。秦武公把版图推进到关中东部，在那里设县。秦德公又迁都于雍，此后雍城作为国都达 300 余年。秦穆公在位期间，灭掉梁、芮，国土东至黄河，又兼并了西北诸多戎狄小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末至战国初，秦内争不断，国运日蹙，屡次被动挨打，丧失了河西大片土地。秦献公徙治栎阳，试图振作起来，有东进中原之意。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迁都咸阳，秦国面貌焕然一新，奠定了日后强大起

〔1〕苏秉琦“三部曲”见苏氏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51页。

来的制度基础。秦惠文王东拔陕县，南吞巴蜀，收复河西，开始称王。秦昭襄王南拔楚郢，北灭义渠，东亡周室，成为无可争议的霸主。秦王嬴政挟先王之余烈，经十年战争，终于扫平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从西迁陇右到统一天下，前后约700年，秦人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完整经历了从附庸到诸侯国，再到王国，最后到帝国的发展，也映射出“三部曲”历程，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有经典意义。

秦代虽然短促，但其政治文化却对中国历史有极深远的影响。秦开启了此后两千年的帝制时代，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通常所谓的“秦制”，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度，以及管理地方的郡县制。虽然后来官僚体系的形式有所变化，但中央集权的性质一直未变，皇权始终是政治架构的核心，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因此，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开端在秦，结束在清。中国古代文明史，可以秦代为界，一刀斩开，分为前后两大段。

秦为什么能够在列国竞争中最后胜出，一统天下？从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到今天一直在讨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秦在制度上的优势不可忽视。在从血缘到地缘社会，从精致优雅的贵族时代到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时代转变的大趋势中，秦的制度更彻底更合乎时宜。“秦制”不是在秦代一蹴而就的，它的基础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奠定了。商鞅在魏国不得志，西行入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与秦国独特的国情有关。这个国情，又是在秦早期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步步追问，将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非常重要，它塑造了民族的性格、文化的特征，甚至决定了日后的成败。

如果从上世纪30年代苏秉琦先生对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算起，秦文化考古至今已历80余年。上世纪工作的重点在陕西关中地区，包括秦的三大都城：雍城、栎阳、咸阳，以及三大陵区：雍城陵区、芷阳东陵、秦始皇陵。秦兵马俑的发现轰动世界，让人领略到秦文化浩大的气势和宏大的气

魄。我和王学理老师合著的第一本小书《秦文化》，对20世纪秦文化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所介绍。本世纪以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甘肃东部和关中西部，开始追寻秦人的早期历史。由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甘肃考古所、陕西考古所五家研究机构组建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自2004年以来先后调查西汉水、牛头河、汧河下游、渭河上游等流域，次第发掘礼县鸾亭山、西山坪、大堡子山、清水县李崖、甘谷县毛家坪等遗址，成果丰硕，使秦人的早期历史由迷茫而逐渐清晰。我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其间探索的艰辛、曲折，发现的激动、喜悦，记忆犹新，感触深切。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秦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包括都城和陵墓的各个环节，基本上都被揭示出来了。其完整性在东周列国考古中首屈一指。

2017年，由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组织的第九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在北京大学举行，我奉命担任课程导师，专门讲授《史记·秦本纪》。《史记·秦本纪》当然是关于秦史最主要的文献，但凡涉及秦，无论做文献史学还是从事考古的人，都绕不开它。考古人读文献的眼光不太一样：一个简单的地名，会勾起丰富的联想——联想到调查过的地方、发掘过的遗址，乃至山形水系、铜陶器物等。由此对文献的理解就更具体更形象更深刻。讲《史记》的入很多，但从考古的角度还没人讲过，我尝试了一下：先讲文本，再穿插问题，然后以考古发现来解答，效果还不错。大家都知道《史记》有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秦本纪》末尾《史记索隐》有一段总结的话：“非子息马，厥号秦嬴。礼乐射御，西垂有声。”西垂即西部边陲，是秦人崛起之地。秦仲被封为大夫，拥有车马礼乐，过上了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钟磬合奏，金声玉振，暗喻秦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掌握话语权，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取“西垂有声”作为本书之名。

授课期间，承蒙三联书店冯金红女士邀约出书，当时未敢

应允，只因水平有限，且事务缠身，写作上“欠账”太多。后来讲习班肖京、刘思源同学把授课录音整理出来，得讲稿七万余字。征得金红同意，再加补充完善，遂成此稿，但文风未免口语化，也难免草成之嫌。由于授课时间有限，对《秦本纪》的解读限于前半段（穆公以前），将来或能续完。这也是我第三本关于秦的著作，上一本《战国时代的東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旨在从考古学角度探讨秦与六国的差别。这本小书侧重于秦的早期历史，但愿对读者有所裨益，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史记·淮阴侯列传》）。

梁云

2018年3月10日

第五讲 宪公在位前后 · 113

问题十一 出子的立废与秦政伯丧 · 118

问题十二 襄公至出子的居地和葬地 · 120

问题十三 西新邑——大堡子山遗址的
性质 · 122

问题十四 秦子之谜与大堡子山
大墓的主人 · 136

第六讲 武公居平阳 · 153

问题十五 秦都平阳的探索 · 156

问题十六 中国最早的县 · 164

第七讲 德公居雍 · 171

问题十七 雍城探微 · 173

第八讲 穆公霸业 · 183

问题十八 秦灭梁、芮 · 185

问题十九 称霸西戎 · 192

问题二十 穆公葬地 · 203

附录

一 《史记·秦本纪》 · 209

二 秦国君世系图 ·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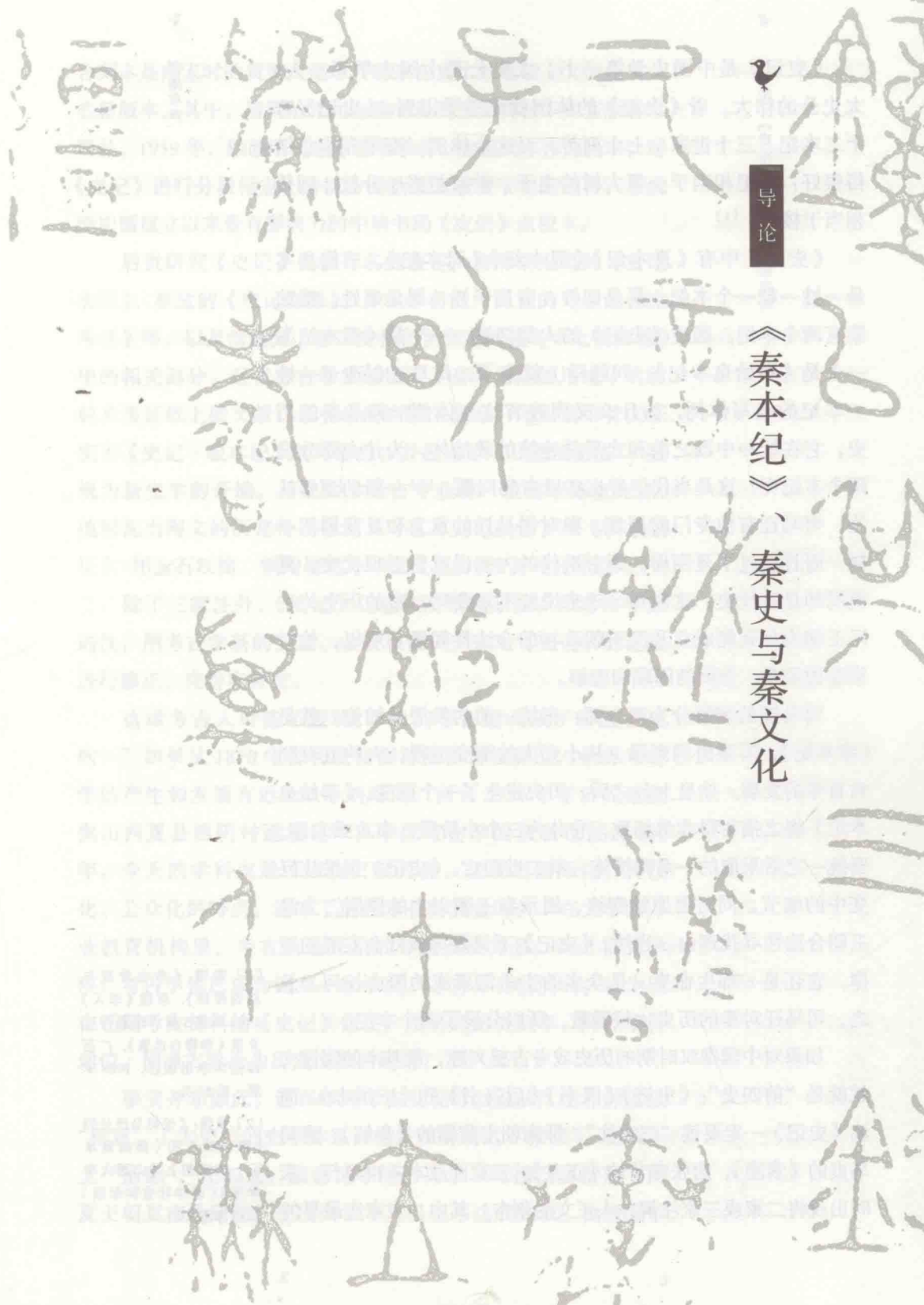
三 相关文化遗址一览 · 224

四 梁云访谈：

21世纪秦文化研究的重心，是秦早期历史 · 225

导论

《秦本纪》、秦史与秦文化



《史记》是中国史学第一书，太史公是中国史学第一人。太史公的伟大，看《史记》的体例就能感受得到。《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对这个体例，李零先生总结得很好：本纪相当于一棵大树的主干，世家相当于分枝，列传相当于枝叶。〔1〕

《史记》中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基本是一姓一朝一个本纪，夏是姒姓，商是子姓，周是姬姓。唯独秦有两个本纪，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秦本纪》，一个是《秦始皇本纪》。问题马上就来了，司马迁创造了一姓一本纪的编写体例，为什么又要违背这个体例？都是秦的历史，它在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是连续的政治体，为什么要分设两个本纪呢？这是当代学者也在思考的问题。〔2〕一般的理解认为，司马迁有他专门的用意，秦对司马迁的意义和夏商周不一样，而且超过了夏商周。秦对汉代的人来说就是近现代史，夏商周却是古代史；这对司马迁来说能不重要吗？秦的历史关乎汉王朝为什么能成立及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他对秦要做综合、全面的回顾和理解。

司马迁的理解分为两方面：秦统一前的发展是铺垫，就是《秦本纪》，写秦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大约五百到六百年的发展。始皇上台之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变，《秦始皇本纪》将之描写得非常细致，它分为三个小阶段：秦攻拔六国，秦统一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秦二世而亡。《史记》很关注巨变中的细节。同时要原始察终，揭示秦王朝兴亡的原因，为汉王朝合法性寻找理由。当然，《史记》不只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还是一部生命史，是众多的生命汇聚成的历史长河。总之，司马迁对秦的历史比较看重，所以分设了两个本纪。

如果对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或考古感兴趣，最基本的阅读文献就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读《史记》一定要读“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宋时出现将二家或三家注解并入正文的刻本，其中，三家注最早的

〔1〕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原载《学人》1995年第5辑，现据作者文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2〕张强：《论司马迁分列〈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合刻本是南宋时的黄善夫刻本。后来在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中，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为官版善本精品。1959年，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

后世研究《史记》比较有名的著述，有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等，以及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相关部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地下的材料来考证纸上的文献，最有名的当推王国维，用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被视为新史学的开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有一位前辈陈直先生，他对瓦当陶文的研究特别精深，写有《史记新证》和《汉书新证》，用金石汉简、铜陶器铭来印证《史》《汉》，创获颇多。

除了三家注外，《史记》还应该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学家的注，用考古学新的发现、收获和认识，来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修正、完善和补充。

这话考古人可能不爱听：“我们考古怎么成了补经证史的？”如果从1870年舍利曼发掘特洛伊古城算起，世界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近150年的时间。而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至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接近100年。今天的学科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呈现出国际化、科技化、公众化的特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大学的专门教育机构里，考古从最开始的专业发展为系，再升格为学院；考古学也已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考古界自信满满，认为现在还用考古材料给《史记》作注，是否开历史倒车，降低学科地位，使考古学沦为历史文献的附庸？

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说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太史公的史学体系，但并没有将之“撑破”，更谈不上“推翻”。比如说，被誉为中国历史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夏王朝真实性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由殷墟卜

辞可证《殷本纪》中殷先公先王的记载是可信的，进而可知与之同时的夏王朝也很可能存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应该就是夏文化。尽管国外有少数学者持保留意见，甚至不认同这个观点，但他们也举不出反证来证明夏王朝是子虚乌有。考古发掘出来的大多是“哑巴”材料，这些材料的内涵和意义有待解释、阐述。但是在文献记载可信的历史时期，比如周代，对考古材料的解释首先要放在相关历史背景中进行，文献记载是解释考古材料的重要线索，在“解释权”上具有优先性。

与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传统比较，考古学还是蹒跚学步的孩子。谦逊一点才能进步，人是这样，学科也是如此。假如没有《史记》《汉书》，我们的秦汉考古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不知会冒出多少奇谈怪论，会闹出多少笑话。举一个现成的例子：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同时并立，也是世界古代四大帝国之一，但它没有自己的系统史书，研究靠碑铭和钱币，连基本的编年序列如哪个王在前、哪个王在后都说不清，更别说其他了。

所以，这本小书是以《秦本纪》为主线，穿插相关的考古资料，以期达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效果。在对正文文本简单考证后，我会提出一些学术问题，然后援引相关的考古发现，乃至笔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解答。全书共有八讲，涉及二十个学术问题。

秦历史发展的概况，最重要的参考书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在此推荐给读者。该书成书比较早，1981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但到现在学术地位依然很高。林先生曾长期任教于西北大学，后来调往北京，1997年去世，终年63岁，很可惜。在秦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是无出其右者。林剑鸣先生是陈直先生的大弟子，2016年西北大学专门开过一个会议纪念他，大家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秦史稿》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一本能与之媲美的系统的秦史著作，希望将来有人能有志于这个事业。《秦史稿》出版到现在将近30年了，新材料出了很多，但还没有一本系统性的著作，来专门讲秦的历史。

我将秦史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

[1]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早期：西周一春秋早期，约三百年。年代下限是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中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共327年。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都城在雍城，今陕西凤翔。

晚期：战国中期—秦统一后，共143年，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至秦亡。

这个分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与林剑鸣的认识角度不太一样。林先生是把秦建国之前作为周人附庸的时期划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时期，与我们现在习惯的中国历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中又以孝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四个时期是秦代。我的分期更多考虑到了秦都城的迁徙特点：中期基本是雍城时期，晚期相当于咸阳时期。而且这个分期充分考虑了秦物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面貌上的变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进入中期之后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到了晚期，尤其迁都咸阳之后，秦施行变法，文化面貌又发生巨变。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就谈过，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发生了跳跃式的巨变，此前此后像两个文化，脱胎换骨。除了葬俗没变，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在内全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巨变的原因在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个阶段秦国落伍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秦孝公即位之后颁发求贤令，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有耻辱感。秦国“僻在雍州，夷狄遇之”，东方诸侯把它当成夷狄来看待。因此，秦孝公有焦灼的赶超心理，他要变法，要图强，要大幅度地吸收东方列国的先进文化。所以战国中期之后，秦文化有大量东方的色彩，青铜器和三晋的铜器看起来很相像，但和之前秦的铜器在发展脉络上不衔接。

这种文化跳跃式发展的现象，我称之为文化发展的断裂。它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在东周列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其他列国的文化是连续性的发展，从器物群的演变来看，旧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产生是此消彼长的，是渐变式的；秦文化却

〔1〕梁云：《从秦文化的转型看考古学文化的突变现象》，《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发生突变或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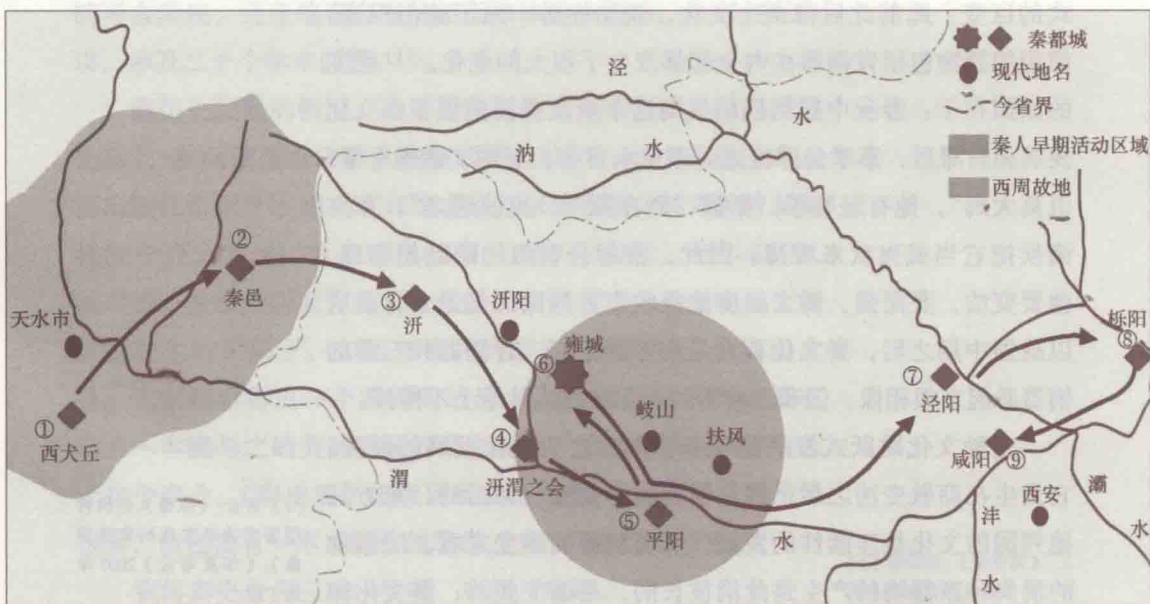
我对秦史的分期，更多照顾到考古学文化发展和物质文化面貌的情况，中期和晚期的分界我断在秦孝公迁都咸阳、商鞅变法。把春秋早期归入到早期阶段，是因为当时虽然秦已经建国，成为一方诸侯了，但其物质文化面貌和西周还很接近，和春秋中期却隔得比较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将之断开。

上面讲的是秦的时间发展，现在讲秦的空间发展。

学界常说秦有九个都城，八次迁徙(图1)。从西往东迁徙，秦人的力量逐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发展壮大。现分述之。

秦的第一处都邑是西犬丘，其年代至少从西周中期周孝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秦襄公立国的时候还继续作为秦的都城。它作为中心都邑存在的时间大概有200—300年。可以把“西犬丘”这个词分解一下，每个字都值得琢磨：“西”指西方，但在先秦、秦汉时有专门的含义，就是指西县。秦汉已经实行郡县制，西县在今天甘肃的礼县。秦国早期的好几处都邑，名字前面都带了个

图1 秦的“九都八迁”(据田亚岐, 2015年)



“西”字，比如西犬丘、西垂、西新邑、西陵、西陂，因为都在秦汉西县的范围之内。2004年，我们全面调查了礼县、西和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1]，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西犬丘。

有西犬丘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东犬丘”？的确，在甘肃以东的陕西、山东还有犬丘，而且不止一处。陕西关中就有一处地名叫犬丘，在今天的兴平市，周名犬丘，秦名废丘，汉名槐里。我们曾经调查过这个古代县城遗址，即阜寨乡南佐遗址，规模很大，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秦砖汉瓦随处可见，俯拾皆是，遗址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秦汉时期。更东面的山东也有地名叫犬丘。因此，秦的都邑名叫西犬丘，就使学者们产生联想：秦是不是在东边的犬丘也居住过，后来西迁把地名也带过去了？这个观点目前还缺乏证据，仅仅因为地名相同是不足为据的。

第二处都邑是秦邑。秦人、秦王朝、秦帝国之所以叫秦，最初来源于“秦”这个地名。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马大繁息”，周王很高兴，就把他封到了秦这个地方。后来非子的后人逐渐发展壮大，包括秦始皇都是他的直系后代。秦汉时期有县、乡、亭、里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秦”设有邮亭，又叫“秦亭”。2005年、2008年我们两次调查天水地区渭河北岸的牛头河流域^[2]，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非子的封邑——秦邑。

西周时期氏族的命名方式之一，就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族名，地名和族名是一致的。由于被封在秦这个地方，这支人就叫“秦人”，哪怕这个人群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王国、帝国，名号也不改变，这就是秦人称号的来源。甲骨文、西周金文也有“秦”字，像一个人拿着杵在白里舂米，是一个象形字。

第三处都邑被认为是“汧”。今天关中西部宝鸡地区有一条汧河，还有一个汧阳县。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把都城迁到了“汧”这个地方。但《秦本纪》里没有这条记载，所以，很多学者不承认“汧”曾经是秦的都城，但也有学者认为汧就在今天陕西的陇县。陇县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很关心也很认可皇甫谧的记载，甚至开发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2]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3期。

出相关的文化主题公园，比如陇县的“秦源文化园”。

上世纪80年代在陇县县城东南4公里、汧河西南岸的边家庄发现一处秦国墓地，发掘出春秋早期的铜五鼎墓^[1]，表明那里有高级别的贵族聚落。在墓地东南3里有一座磨儿塬古城，曾被认为是秦襄公所徙的“汧”^[2]。但我们调查发现该城城内大范围分布着汉代文化层，城墙夯土内夹杂汉瓦，是一处汉代城址。因此，襄公徙汧的说法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证实。

第四处都邑是“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就是汧河与渭河交汇之处。《秦本纪》说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在汧渭之会营建新都邑，也是秦人进入关中后的第一处都邑。南北向的六盘山—陇山是渭河北岸东、西支流的分水岭，西边支流有牛头河，东边支流有金陵河、汧河、泾河。渭河穿越陇山的峡谷险峻狭窄，不宜人马通行，在古代，翻越陇山需循其两侧的支流河谷通道。上述非子的封地“秦邑”位于今甘肃清水县，就在陇山西侧的河谷通道上。由此向东翻过陇山就到达汧河、泾河上游，沿着汧河顺流而下，就到了汧渭之会。

汧河与渭河交汇处有东夹角和西夹角。西夹角有贾村塬，地形高陡；东夹角有三峙塬，地形低平。2008—2009年，我们全面调查汧河下游地区^[3]，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

第五处都邑是秦宪公、秦武公所居的平阳。秦宪（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居平阳”。今陕西宝鸡还有阳平镇，平阳就在阳平，西距汧渭之会不远。平阳作为秦都只有37年的时间。上世纪70年代在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秦武公钟镛的窖藏^[4]，为寻找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上五处都邑均处在秦史的早期阶段，可称之为秦的早期都邑。这其中可能还遗漏了一处重要都邑——“西新邑”。《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中说秦宪公“居西新邑”。有学者认为这个“西新邑”就是平阳，但我认为它在秦汉西县的范围内，在甘肃而非陕西。^[5]

第六处都邑是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城南。从秦德公

[1] 尹盛平、张天恩：《陕西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2] 张天恩：《边家庄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3] 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千河下游东周、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3期。

[4]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镛》，《文物》1978年第11期。

[5] 梁云：《西新邑考》，《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